

001308

313720



高尔斯华绥选集

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周煦長譯

新文艺出版社

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22 年版本譯出

福尔赛世家第一部
有 产 业 的 人

[英]約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书店门市部有售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书号 1703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字数 312,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精装本定价 (6) 2.00 元

原 序

福尔赛世家原是給本书的第一部分有产业的人取的名称；现在用来作为福尔赛家族全部历史的总称。实在由于自己没法制止我們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福尔赛的怪各性格。也許有人会对“世家”这两个字提出异議，認為世家、史乘之类記載的都是英雄事迹，而这些篇章里却很少看到有什么英雄气概的。可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原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而且，归根結蒂，这个长故事虽描写的是些穿大礼服、宽裙子，生逢太平盛世的人，里面并不缺乏龙爭虎斗的主要气氛。那些旧贵族上面的人物，不要說一个个都是身軀偉岸，杀人成性，象童话故事和傳奇里流傳下来的那样，单拿占有欲这一点來說，肯定也是福尔赛之流，和斯悅辛、索米斯、甚至于小乔里恩一样抵御不了肉色和情欲的侵襲。而且，虽則英雄人物，在那些漫无稽考的年月里，表面上好象是独往独来，不通世俗俯仰，和維多利亞时代的福尔赛行徑全然不同，但是我們敢說，部落的本能使在当时也是主要的动力，而且“家族”和家庭观念和财产意識，尽管近来有人企图“否定”这些，在当时也和今天一样——从古到今——一起作用的。

許多人都来信声称自己的家族是福尔赛的蓝本，經这一鼓励，一个人不禁要觉得这的确是一种理想的动物。然而风俗迁移，习尚演变，灣水路梯摩西家的一窩人除掉一些主要的輪廓而

外，已經使人沒法相信是真實的了；我們將不再看見那樣的人，也同樣不可能看見詹姆斯或者老喬里恩那樣的人。然而保險公司的數字和法官的判決天天都在向我們指出，我們的金世樂園還是一個富有的禁獵區，美色和情欲照日要潛進來，在貪婪矜制之下，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就象一只狗聽見軍樂隊准要狂吠一樣，我們人性里面的典型索米斯，當他看見徘徊在私有制藩籬外面的潰滅威脅時，也一准要不安地跳了起來。

誠然，如果歷史真會死去，那麼“讓死去的歷史埋葬它的死者”應是一個較好的辦法。但是歷史是頑強的，這是每一個時代所否認的悲喜劇之一；每一個時代都要大模大樣走到舞台上來，宣稱它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沒有一個時代有那樣的！人性，蘊藏在它的變幻的服裝和偽裝下面，大體上仍舊是、而且仍將是，一個福爾賽，而且到頭來很可能淪為比這個還要糟的動物。

回顧一下我們的維多利亞時代——這個時代的成熟、衰微和“沒落”，多少在福爾賽世家里描繪到——我們看出現在我們不過是從鍋里跳到火里罷了。我們很難肯定說，一九一三年英國的現狀比福爾賽一家人在老喬里恩家集會慶祝琼和波辛尼訂婚時的一八八六年好。而在一九二〇年，當這家人又集合在一起慶祝芙蕾和馬吉爾·孟特結婚時，肯定說，英國的現狀比八十年代還要糟；那時是市面呆滯，是利息下降，這時是癱瘓，是破產。如果這部歷史是一本真正研究時代變遷的科學著作，一個人很可能要提到下列的事實——自行車、汽車、飛機的發明；廉價書籍的大量印行；鄉村生活的銷歇和城市人口的增長；電影的問世，等等。事實上，人類就沒法控制自己的發明；至多只能針對這些發明所引起的新情況作一種適應而已。

可是這個長故事並不是對於一個時代的科學敘述；而是實

地描写美色在人类生活上所引起的骚扰。

象伊琳这样的人物——讀者很可能已經看出，在書中从不正面出場，而只是从別人的眼睛里写她——正是美色扰乱私有世界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也看出，当讀者在这部世家的海水中一路游泳过来时，他們会愈来愈觉得索米斯可怜，而且会觉得这样是和作者的原意抵触的。远不是这样！他也可怜索米斯；索米斯一生的悲剧是一个簡簡單的、无法控制的悲剧，仅仅是由于不可爱，而且又不够麻木不仁，不能整个地不感觉到这件事實。连芙蕾爱他都达不到他認為应有的程度。可是，在怜悯索米斯的同时，讀者也許会对伊琳起一种反感；他們会觉得，归根結蒂，他并不是一个坏蛋，这并不是他的过失；她应当原諒他；等等！这样一有偏袒，他們就会看不見那件貫串全書的簡單真理，就是在男女的結合上，只要有一方整个地而且肯定地缺乏性的吸引，不管多少怜悯，或者理智，或者責任心，都沒法克服那种天然的厌恶。这里談不上什么应当或者不应当；因为根本就克服不了。所以，如果伊琳有时候显得过于殘忍——象她在波隆公園，或者在古班諾画廊显得那样——她也不过是洞达世情，知道些許的讓步就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而这是不可容忍的一尺，极端可憎的一尺。

在論及世家最后一个阶段时，也許有人会不同意伊琳和乔里恩，觉得兩人既是那样的財產叛逆者，为什么要在精神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乔。可是事實上，这是对故事的吹毛求疵；因为做父母的决不能讓自己的孩子一点不知道真情就要芙蕾，而决定乔的取舍的正是这些真情，并不是他父母的劝阻。不但如此，乔里恩的劝阻儿子并不为了自私，而是为了伊琳，而伊琳再三劝儿子的話却是：“不要想到我，想你自己好了！”至于乔，乔里恩

情以后，体貼到母亲的心情，决不能說这就証明她終究还是个福尔赛。

可是虽則这部福尔赛世家的原旨是描写美色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訴，它却把書中的中上层階級給后世保存下来，这是要向讀者告罪的。正如古埃及人在他們的木乃伊四周放了許多来生应用的物件一样，我也竭力在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的四周，在梯摩西和斯悅辛的四周，在老乔里恩和詹姆士的四周，以及他們儿子的四周，放上一点可以保証来世的东西——一点香膏^①，使他們在解体“历程”^②的扰攘中获得宁靜。

如果中上层階級，連同其他的階級，全都注定要“进入”一个无声无臭的状态，这儿，浸漬在这些篇幅里，那些到这广大而零乱的文学博物館来的游人当会隔着玻璃看到它。它在这里安息着，而保存着它的正是它自己的汁液：财产意識。

約翰·高尔斯华绥

一九二二年

① 香膏，古代人用以保存尸体不腐。

② 暗用班揚天路历程的典故，意指进化。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英國近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的代表作福爾賽世家的第一部。在這里，作者描寫財產意識怎樣影響和控制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甚至子姪也被看作財產的一種。書中的伊琳代表愛情對她丈夫索米斯，也就是對財產意識的反抗，但是結果仍舊是財產意識獲得勝利，出走的伊琳最後還是回家。曉麥是作者十二年後繼續寫的一個中篇。在這里和以後第二、第三部里，作者寫伊琳終于掙脫了她丈夫索米斯的掌握，繼續和財產意識搏鬥。在全書中，高爾斯華綏以福爾賽家族為代表，無情地揭露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精神墮落。



J. H. Wood

目 次

原 序	I
-----	---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老乔里恩家的茶会	2
第 二 章	老乔里恩上歌剧院	24
第 三 章	斯悦辛家的晚宴	42
第 四 章	房子的筹建	59
第 五 章	一件福尔赛的家务事	71
第 六 章	詹姆士细描	79
第 七 章	老乔里恩的背叛	90
第 八 章	房子的图样	99
第 九 章	安姑太逝世	109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房子动工	120
第 二 章	如此良宵	129
第 三 章	跟斯悦辛出游	137
第 四 章	詹姆士亲自下乡去看	150
第 五 章	索米斯和波辛尼之间的通信	163
第 六 章	老乔里恩逛动物园	181

第七章	悌摩西家里一个下午	188
第八章	罗杰家中的舞会	203
第九章	里希蒙之夜	213
第十章	一个福尔赛的诊断	227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保释	238
第十二章	琼出来拜客	245
第十三章	房子装修完成	255
第十四章	索米斯坐在楼梯上	265

第三卷

第一章	马坎德太太的见证	272
第二章	公园之夜	286
第三章	植物园中的幽会	292
第四章	赴地狱之行	309
第五章	审判	322
第六章	索米斯吐露出来	332
第七章	琼的胜利	345
第八章	波辛尼之死	355
第九章	伊琳返家	366

插曲

夏	373
译者后记	433

第一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家的茶会

碰到福尔赛家有喜庆的事情，那些有资格去参加的人都会看见过那派中上层人家的兴盛气象，不但看了开心，也增长见识。可是，在这些荣幸的人里面，如果哪一个具有心理分析能力的话（这种能力毫无金钱价值，因而照理不受到福尔赛家人的重视），就会看出这些场面不但只是好看，也说明一个没有被人注意到的社会问题。再说清楚一点，他可以从这家入家的集会里找到那使家族成为社会的有力组成部分的证据；很显然这就是社会的一张缩影；这一家人这一房和那一房之间都没有好感，没有三个人中间存在着什么同情，然而在这里他却可以找到那种神秘然而极其坚固的粘合力。从这里开始，他可以隐约看出社会进化的来龙去脉，从而对宗法社会，野蛮部队的蜂集，国家的兴亡是怎么一回事，稍稍有所了解。他就象一个人亲眼看见一棵树从栽种到生长的过程——卓越地表现了那种坚忍不拔，不随流俗的成功过程，这里面也包括无数其他不够坚强和精力不足的植物的死亡——将会有一天看见它变得欣欣向荣，长着芬香而肥大的叶子，开着繁花，旺盛得简直引人反感。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约在下午四时左右，在老乔

里恩·福尔赛住的斯丹奴普門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碰巧在場的話，就会看到福尔赛家的全盛时代。

今天这个茶会是为了庆祝老乔里恩的孙女琼·福尔赛和非力普·波辛尼先生訂婚而举行的。各房的人都来了，滿眼都是白手套，黄背心，羽飾和长裙，說不尽的豪华。連安姑太也来了。她住在兄弟梯摩西家里，平日絕少出門；成天坐在那間綠客厅的角落里看書做針綫；屋角上面放的一只淡青花瓶，插着染色的潘巴草，就象是她的盾牌，客厅四壁挂着福尔赛三代的画像。可是今天安姑太也来了；腰杆笔挺，一張安詳衰老的臉非常尊严——十足地代表这家人的坚强不拔的财产观念。

当一个福尔赛家的人訂婚，或者結婚，或者誕生的时候，福尔赛各房的人都要到場；当一个福尔赛家的人死掉——可是到現在为止，福尔赛家的人还没有一个死掉；他們是不死的，死是和他們的主張抵触的，因此他們都小心提防着死；在这些精力高度充沛的人，这可以說是天性，因为不論什么事情，只要侵犯到他們的财产，都使他們深惡痛絕。

这一天，在那些和外客周旋的福尔赛家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比平时特別整洁的派头，神色自若然而帶有警惕和好奇，兴高彩烈然而保持着身份，就象許多扎抹停当、严陣以待的战士一样。索米斯·福尔赛臉上那种习見的鄙夷神气今天已經遍及全軍；他們全在戒备着。

他們这种不自觉的敌对态度使老乔里恩家这次茶会在福尔赛家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轉折点，也就是他們这出戏的開場。

有种事情是福尔赛家人全都痛恨的，不仅他們各个人痛恨，而是作为一个福尔赛家人，就必然要痛恨；他們今天穿得那样格

外整洁，对待客人特别显出大户人家那种亲热派头，故意强调自己的家世，以及那股傲慢的神气，都可以说是源自这种痛恨。你要一个社会、或者集团、或者个人露出原形，非有大敌当前不可，而今天福尔赛家人警觉到的也就是这个；警觉使他们全把盔甲拭亮了。作为一个家族，他们仿佛第一次直接意识到和什么陌生而危险的事情碰上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斜倚在钢琴上面，这人是斯悦辛·福尔赛。他的闊胸脯上平时穿一件緞背心，插一根站石别针，今天却穿了两件背心，插上一根紅宝石别针；緞衣领上面一張剃过胡子的苍老的方脸，颜色象淡黄牛皮，眼睛的颜色也是淡黄，神气傲然。他和詹姆士是一对孿生子，两弟兄一肥一瘦，所以老乔里恩总是称他们胖子和瘦子。詹姆士这时正靠近窗口站着，借此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跟魁梧的斯悦辛一样，有六尺米高，可是非常之瘦，好象出生以来就注定要和他兄弟对照，而且維持一个平均数字似的。他的身体永远有点僵，这时正在冷眼观看这个場面；一双灰色的眼睛好象有什么心事似地带着沉思，有时候又停止思索，把周圍的实况迅速地打量一下；瘦成两条平行皺紋的两颊，和胡子剃得很干净的长长的上嘴唇，被一簇邓居菜式的大腮须包着。他手里拿着一件瓷器翻来复去的看，离他不远是他的独生子索米斯，正在倾听一位穿褐黄衣服的女太太谈话；索米斯脸色苍白，胡子剃得光光，深棕色的头发，有点秃顶；他把下巴偏着抬起来，鼻子显出上面说过的那种傲慢的神气，象在厌恶一只明知道自己消化不了的鸡蛋似的。索米斯身后是他的堂弟，那个高个子乔治，五房罗杰·福尔赛的儿子；乔治一張胖脸带着奎尔普式①的狡獪神气，肚子里正在盘算一句自己惯常说的刻薄話。

紧挨在一起坐着的是三位老太太——安姑太，海絲特姑太

(福尔赛家的两位老姑娘)和裘丽(裘丽雅的短称)姑太。这位裘丽姑太在自己年事已长的时候平空忘掉自己的身份去嫁了一个体质素弱的席普第末斯·史本尔。她守寡已有多数，现在跟她的姊妹都住在最小的六房梯摩西·福尔赛家里，就在灣水路。三位姑太太各人手里拿一把扇子，脸上各抹了一点脂粉，各自插一点羽饰或者别针之类，这都说明今天是一个盛典。

族长老乔里恩本人因为今天做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的灯架下面。他年已八旬，一头漂亮的白发，丰满的额头，深灰色的小眼睛，大白上须一直拖过自己强有力的下巴；他有一种族长的派头，虽则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仍旧象永远保持着青春似的。他身体站得笔直，一双犀利而坚定的眼睛仍旧是目光炯炯。就因为这样，他给人家的印象是一点没有小家子气，谈不上疑心这个，讨厌那个。好多年来，他都是一帆风顺，所以人家对他天然就有这种想法。在老乔里恩的脑子里决计不会想到对人家要摆出一副疑惑或者敌对的神气。

他和今天到场的四个兄弟，詹姆士、斯悦辛、尼古拉和罗杰之间，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四个兄弟相互之间也很不同，然而又是一样。

这五张脸上虽则眉目两样，神情两样，却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各人的下巴，除掉表面上有些区别而外，都表现出一种坚强的毅力。这恰恰就是氏族的标记；由于年深月久、根深蒂固的缘故，难得追溯它的来历，更没法去研究它；而福尔赛家的家业也恰恰可以由这种下巴来代表，来保证呢。

小一辈的弟兄也同样带上这个标记；乔治身材高大，壮得象

① 奈尔普是狄更斯老古玩店小说中一个狡猾小人。

一条牛。亚其保尔德面色苍白，精力过人，年青的尼古拉，性情执拗，又幼稚，又有趣；欧斯代司严肃而妄自尊大地坚决，全都一样；也许不大显著，但是错不了；在这一家人的灵魂里面，这是个磨灭不掉的印记。

今天下午，所有这些各不相同而又极端相似的脸色，或是在这个时候，或是在那个时候，都流露出一种猜忌神情，而那位被猜忌的对象显然就是他们今天大伙儿上这里来会见的那个人。

据说，菲力普·波辛尼是个没有财产的小伙子，可是福尔赛家的姑娘过去也跟这样的人订过婚，而且的确还嫁过这种人。因此，福尔赛家的人对这种人的猜忌倒也不全然为了这个，事实是关于这个小伙子，在各房之间早有了风闻。无怪猜忌的起源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不错，关于波辛尼是有过这样传说的，说他曾经戴了一顶灰色软呢帽去拜访过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这是一种应酬式的拜访。哪里可以戴了一顶灰色软呢帽？而且是一顶稀脏的旧呢帽，连个式样都没有。“真特别，亲爱的——真古怪——”。就是她们的话。海丝特姑太经过那间又小又暗的穿堂时（她本来有点近视），看见椅子上的帽子，还当作是一只下流的野猫。心里想汤米怎么会带来这么一个丢脸的朋友；她想把它撵开，及至看见帽子一动不动，心里很不好受。

一个艺术家要抓住一幕戏，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的全部特点时，总是竭力去发现那些意义深长的细节；这些福尔赛家人，在潜意识里也是象艺术家一样，不期而然地都着眼在这顶帽子上；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意义深长的细节；从这上面，可以懂得这件事情的整个意义。他们每一个人都这样问过自己，“我会不会戴这样一顶帽子去作这样的拜访呢？”每一个人都回答“不会！”而且有些比较有想象力的人还会接上一句——“我想也不会”